

策展人访谈：凯拉·麦克唐纳

池社 Pond Society:

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您作为本次群展“亲密关系很少能使事情变得有意义”的策展人。同时也很开心今天能够关于展览和您的研究进行访问。

让我们从这次展览的主题开始，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非常规的展览名称吗？

Kyla McDonald（以下简称“K”）：

感谢池社邀请我来策划展览，展览的标题“亲密关系很少能使事情变得有意义”来自文化理论家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的一篇论文，主题是亲密关系，以及传统的亲密关系观念如何不允许考虑其他更脆弱的观点。当策划一个展览时，我不一定会先考虑主题，然后再考虑艺术家。但这次展览的主题比较明确，因为我开始意识到，在我喜欢的一些艺术家身上，亲密关系的主题不断出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颠覆传统亲密关系的观念。

当我说传统的亲密关系时，我指的是与幸福、欲望或人际关系相关的东西，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我开始思考我喜欢的艺术家，在阅读伯兰特的作品时，我发现她所写的一些东西也出现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以伦茨-格尔克(Lenz Geerk)为例，他是其中的一位艺术家，他的画作描绘的是一对异性恋情侣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一定幸福，或者说这对情侣之间存在着矛盾或距离的暗流。这与“情侣和夫妻关系应该是幸福的”这一理念背道而驰，他们所处的本该是一个令双方都有安全感的空间。因此，标题“亲密关系很少能使事情变得有意义”捕捉到了像他这样的画作中的矛盾心理，同时也捕捉到了其他艺术家作品中的矛盾心理。

谢谢您介绍这个标题。除了 Lenz Geerk，您还想介绍其他艺术家吗？

K：我认为劳伦-伯兰特的观点是，亲密关系应该是一种私事，比如说，在情侣或家庭的私人空间里进行的私事。但她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公共与私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因此私人亲密关系与公共亲密关系之间并无区别。如果打破这些界限，就会有更多非常规的想法或以前被边缘化的亲密关系形式被允许出现。因此，在展览中，我试图同时思考私人亲密关系和公共亲密关系。很多艺术家都在处理这些主题。所以，我描述了伦茨-格尔克(Lenz Geerk)，他非常关注私人方面或夫妻关系之间的私人亲密关系。

展览中涉及私人亲密关系的其他艺术家是 Cathy Wilkes 和 Joanna Piotrowska。尽管对于凯茜-威尔克斯和皮奥特罗斯卡来说，我认为他们都是试图展示外界或公众如何渗入私人生活的艺术家。因此，像凯茜-威尔克斯这样的艺术家，她的作品通常是家庭或家庭亲密关系为主题的桌面装置。但她的作品试图展示的是，家庭中总是存在着脆弱的一面，或者并不总是一切都那么完美，也不总是那么稳定。但她试图做的是，思考外部的战争或不稳定观念实际上会如何影响家庭的稳定。Piotrowska 在展览中的作品也是如此，这组名为“无题”的摄影作品中，她让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人们用自己的物品在自己家中搭建庇护所。这就像是在玩搭窝的游戏，就像孩子们玩的搭窝游戏一样。我认为她想说的同样是脆弱性，比如在自己家里感到不安全，你需要在家里避难，而传统观念认为家就是你的避难所。我认为她在

巧妙地谈论一些事情，比如家庭内的战争、家庭虐待，或者人们在家里感到不安全但又需要保护自己的事情。因此，这就像是在抨击那些认为家是幸福的地方的传统观念，同时也展示了外界的影响是如何影响私人生活的。展览中的另外两位艺术家，France Lise McGurn 和 Caragh Thuring 都是画家，但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面向公众。因此，他们的作品涉及公共空间或亲密关系的公共观念。但同样的，这些如何渗入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

法国的莉斯-麦格恩(Lise McGurn)，她的画作非常生动流畅，她使用了非常漂亮的流行色。她的作品在探索城市空间中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在城市中移动和反应，因此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谈论亚文化，以及亚文化如何影响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些作品在谈论夜生活，谈论去夜店，谈论在城市中的秘密生活，谈论你与陌生人之间的美好时光，或是转瞬即逝的艳遇，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她非常关注欲望。她总是从流行歌曲中写出令人惊叹的歌词，或者是一些想法的小碎片，对我来说，这些都与亚文化和流行文化有关，也与它们如何影响我们、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的欲望和我们想要的东西有关。

而 Caragh Thuring 的画作则更偏向于宏观视角。因此，她关注的是外界如何影响、控制或构建我们的生活。因此，她的作品中有一些重复出现的主题或图案。她画了很多火山，她用这种方式来讨论我们所能看到的表象之外或表象之下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是在思考在我们的生活中支配我们的结构，以及城市空间或建筑的方式，甚至是自然与养育以及这些不同的方面。我认为这些作品和她在展览中的作品是对资本主义或政治结构与自然，以及环境与人造结构之间关系的思考，比如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与这些事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回到伯兰特，每一位艺术家都在消解这种公共和私人的关系，或者让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亲密关系无处不在，而不仅仅是在这些非常传统的亲密关系观念中。

您从公共和私人领域来解释这些艺术作品，这很有意思。因为这些艺术作品采用了不同的媒介，您对观众在欣赏这些不同媒介时有什么建议吗？

K：我认为媒体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也不一定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不同的艺术形式。人们如何体验艺术或看待艺术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个人体验。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以自己想要的方式享受艺术，并从中获得任何东西，这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很明显，展览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绘画，还有一些摄影作品。这些绘画和摄影作品在相似的层面上进行创作，因为它们和所有绘画作品都是具象的，它们都有某种东西让你去解读、观察和理解。

凯茜-威尔克斯的作品是一种装置艺术，具体到她的作品，就是要解读物体之间的关系，比如画中的雕塑。还有这些小盐罐，也是装置的一部分，试图在这些东西之间建立联系或关系。所以在凯茜的作品中，我认为她总是试图给出一些小线索来表明什么。我认为体验事物的方式并不规范，这显然是非常主观的，但我希望观众能够理解展览中的作品，或者在作品之间建立联系。

您能用两个词概括本次展览吗？

K：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亲切又发人深省，因为每一位艺术家都在反思他们个人经历或世界上的亲切事物。因此，他们要求我们也反思或思考这些事情。

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研究方向。我注意到在你的博士论文中，你对当代艺术世界 中的女性

主义和再发现充满好奇。您能解释一下这两个领域中的一些概念吗？

K: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重新发现以前被忽视的女艺术家,这与 2007 年至今的策展趋势有关。我注意到自 2007 年左右以来,人们对女艺术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中很多人都被重新发现,或者被并列出来。艺术史上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观点。我想调查这是否意味着会产生更长期的影响,或者这只是一种趋势。我想看看这些展览是否对艺术界产生了影响。比如女性的代表性,博物馆是否收藏了更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以及这是否具有长久性,或者这是否只是一种趋势。因此,我基本上是在研究艺术家的女性作品展览是如何举办的,策展人是否在展览中使用了女权主义策展方法,以及是否对展出这些作品的机构产生了长期影响。

您如何看待女性主义与亲密关系概念之间的交集,尤其是在本次展览中?

K: 伯兰特是一位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理论家。艺术家的作品着眼于“亲密关系”的概念,将那些思想、观点或视角以前被边缘化或不一定被社会所接纳的人纳入其中。因此,他们直接回应了一种不平等。我试图将这一理论带入展览或对此理论进行思考,或者这些艺术家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使用或思考亲密关系,也是他们为非规范性观念留出空间的一种方式,从而为以前被社会忽视或搁置的事物留出空间。我非常热衷于代际对话。因此,展览不仅仅是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也有更多成熟的实践作品,或者是已经存在了较长时间的艺术家的作品,将这些不同的视角汇集在一起,这样你就可以对不同年代的作品进行讨论,同时也是跨学科的。因此,不只是一种媒介。

您认为对女性艺术家的日益关注会对当代艺术界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

K: 在我的毕业论文中,我曾写道,我认为这一趋势始于 2007 年的“WACK, 艺术与女权革命”展览,该展览展示各种各样的女权艺术和艺术家。策展人对此非常兴奋,媒体也给予了大量关注。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被展出,越来越多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被各大博物馆收藏。可以说,在过去的 10 年里,这种趋势一直很稳定。

它的增长幅度更大,而且一直在缓慢增长。我认为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漫长而缓慢的过程。虽然关注度、展览和收藏都在增加,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显然,艺术界仍然偏爱男性艺术家。他们仍然是艺术家收藏的主体,而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正在增加,这是好事。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仍然要让女艺术家展示自己,仍然要给她们提供平台。

考虑到你的英国背景,现在又常住柏林,你认为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你的策展研究吗?

K: 我认为现在的艺术世界非常国际化, 我也是国际艺术界的一员。因此, 特别是在欧洲, 我不认为柏林的艺术运作方式与伦敦或格拉斯哥等地的艺术运作方式有很大区别。显然, 所有的环境都是非常特殊的。从国际艺术流通的角度来看, 在过去的 10 年里, 全球艺术界已经爆炸式增长。所以, 亚洲艺术界、中东艺术界、拉丁美洲艺术界的影响力都是如此。它变得更加全球化, 每个人都是如此, 但很明显, 我认为我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就是始终对背景保持敏感。很明显, 这次在池社举办的展览都是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我试图将我认识的、我身边的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举办展览, 并将这些作品带到这里, 但要注意这里的环境, 以及观众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同样对我来说, 能在这里参观艺术机构, 了解更多上海正在发生的事情, 真的很不错。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从您的角度来看, 您认为女性主义策展人在重塑当代艺术的主流叙事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

K: 她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 我也受到了很多女性主义策展人的影响, 她们不仅与我共事过, 而且, 你知道的, 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过她们。我认为她们在幕后默默地工作着。很多女性策展人作为策展人在机构工作了很长时间, 现在开始拥有权力, 成为机构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她们可以对事物产生真正的影响和改变。我认为展览很重要。很显然, 临时展览会带来很多关注, 而且往往会引起很多媒体的关注。但我认为, 当有更多的女性艺术家或有色人种艺术家被买走, 博物馆的收藏中才会真正开始发生变化。展示这些实践, 进行不同的对话, 摆脱主流叙事。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发生, 如果有更多的女权主义策展人或对女权主义思想更感兴趣的人, 如果他们处于权力地位, 那么他们就有希望开始改变这些事情。我认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在艺术界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这也能反映在画廊和商业市场的销售中, 我们开始看到女艺术家获得更平等的价格。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AZ3FyO6UkHopasjymJtuzA>